

順德魚生吃法講究。



撈起撈起 風生水起

「廚出鳳城」。作為粵菜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順德可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出的正牌「世界美食之都」。在眾多令人垂涎的佳餚中，順德魚生尤為獨特，既承載着地方風味，也蘊含着吉祥寓意與飲食智慧。

魚生，即將新鮮淡水魚切成薄片生食，是順德人的經典之味。每逢年節喜慶之時，人們圍坐一桌，將魚生與各式配料一同拌勻，高聲說着「撈起、撈起，風生水起」，寓意來年順遂興旺、生機勃勃。這種既有儀式感又充滿生活氣息的做法，使魚生成為一種文化象徵。

但魚生並非節日專屬。無論是裝潢精緻的酒樓，還是煙火氣十足的大牌檔，都能見到它的身影，深受當地居民與外地遊客喜愛。傳統上，順德魚生多以皖魚製作，因其肉質細嫩、刺少且價格適中。但隨着飲食文化的不斷發展，鮭魚之外的多種淡水魚也逐漸被引入魚生的製作之中。

順德魚生的講究，體現在從選材到刀工，再到配料與食法的每一個細節。魚經過放血、去腥、冰鎮等多道處理，確保肉質潔白爽脆；廚師需以精湛刀工將魚片切得薄如蟬翼，入口幾乎無負擔。配料則更為豐富，包括薑絲、蔥絲、花生碎、芝麻、炸芋絲、檸檬葉絲等，再淋上花生油、醬油與少許糖，層次分明，清香與鮮甜交織。

「撈」，即將所有材料拌勻後迅速入口，既要利落，也要熱鬧。這種吃法強調的是一種參與感與分享感，讓人不僅品嘗美味，也要融入其中。

魚生屬於生食，對衛生與食材安全的要求極高。因此，品嘗順德魚生時，選擇信譽良好、處理規範的餐廳尤為重要，確保在享受美味的同時，也保障自身健康。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不是法語

有些人愛上一種語言，其實不是因為語言本身，而是因為那語言替他照亮了一個遠方。法國作家呂芬筆下的《法語愛好者》，說的正是這樣一個故事。

故事開始於一場混亂：巴黎酒店裏，一名來自中亞的女子失控大鬧，把房間砸得粉碎，誰也勸不住。經理趕到現場，只見女子滿臉狼狽，聲音激烈，卻偏偏沒有人聽得懂她在說什麼。她越說越急，旁人越聽越茫然。於是，這個故事最先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女子為何發狂，而是她到底在說什麼。

原來，這女子自小迷戀法國。她在遙遠、封閉而寒冷的地方長大，把法國想像成文明、自由、優雅的所在。她想去法國，去不成，退而求其次，要學法語。父親千方百計，終於替她找來一位「法語老師」。從此，她學會說一種語言，把自己一生的夢，寄託在那一課又一課的發音之上。

可惜，她學到的根本不是法語。當她踏足巴黎，才發現自己一直守護的東西，從頭到尾都站不住。她帶來的只是一種無人明白的聲音。

女子終於到了法國，卻仍未到達她想去的地方。她以為自己走近夢想，卻看見自己離夢想那樣遠。這個事實太傷人了。於是，那場砸毀傢俱的失控，便忽然變得可以理解了。那是一個人畢生信念瞬間崩塌的聲音。她砸碎的不是酒店的鏡子、桌子與床單，而是自己多年來反覆相信的世界。

呂芬沒有把女子寫成一個笑話。這短篇小說最見分寸之處，是它始終保存了對人物的憐憫。女子的發音可笑，卻是可憐；她固然受騙，卻不是因為愚蠢。到最後，真相揭開，事情卻沒有變得明亮。

幸好，呂芬還是給作為主角的這位女子留下了一點體面，一點餘地，為這個故事的結尾留下了一份溫柔，使這故事不只是諷刺，更有了人的厚度。一個人可以被錯誤的語言欺騙，卻仍然可以真誠地愛過、盼望過、燃燒過。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曹妃甸南臨渤海，轄於河北唐山。據傳，李世民跨海征東時，隨行的曹妃病歿於此，朝廷修殿祭祀，後來她成了地方神，也就有了這個地名。曹妃甸在觀鳥界頗有些威名。清明假期，我們一家人驅車前往曹妃甸南堡鹽場觀鳥。南堡鹽場屬於長蘆鹽區，鹽業歷史悠久，是亞洲第一大鹽場。鹽場多有灘塗，加之又是東亞鳥類遷徙重要節點，便成了「刷鳥」樂園。

南堡有林鳥，更有水鳥，大宗為鵝和鴿。車沿着海岸和鹽田緩緩而行，一天下來，鴿只見到環頸鴿，鵝卻見到十來種，包括不常見的蠟鵝和半蹼鵝。鵝和鴿皆趕海為食，潮汐規律早已刻入基因。漲潮時，牠們飛往內塘鹽池；退潮了，牠們便飛到灘塗上，一眼望去，大大小小幾十隻，或走或站，似浮海而來的精靈，又像守着海灘的衛士。

鵝和鴿同屬一目，都有着細長的腿，混在一起，遠觀難以分辨。從望眼鏡裏細看，方見鴿之喙短而厚，鵝之喙細且長，有的還長成反着的勺子模樣，是為「反嘴鵝」。喙的差異造

就了鵝和鴿不同的取食方式。鴿的眼睛大，發現食物後，快速奔跑過去啄；鵝則不然，或站立或踱步，長嘴探入灘塗之中挖掘食物，比跑來跑去的鴿多了幾分氣定神閒。

漢字裏有不少鳥偏旁的生僻字，鴿和鵝皆在其中。於我而言，「鴿」這個字，是為觀鳥專門認的。「鵝」則早從《鵝蚌相爭》的小學課文裏學會了。這則寓言沒說明那隻被蚌殼夾住了嘴的是哪種鵝，鵝的形象卻深入我心。來曹妃甸的路上，不免抱了親見鵝蚌相爭的奢望。回家整理照片還

儀偶像的演唱會，可以毫不猶豫地搶下幾千塊的內場票；逛一圈動漫主題店，買回幾個被稱為「谷子」的二次元周邊掛件，花四五百元人民幣，眼都不眨一下。

看着她們平時為了幾塊錢的外送費斤斤計較，一扭頭就將辛苦積攢兩個月的積蓄投入一場兩小時的演唱會，我起初是不理解的。在我的舊有邏輯裏，這更像是一種「倒錢落海」，是財務規律上的失衡。

但隨着與她們磨合得久了，我才逐漸體悟到這背後隱藏的、屬於新一代的生存哲學。這種分裂遠非盲目：她們對幾塊錢的優惠券斤斤計較，是

在辦公室那些「九五後」「〇〇後」，甚至開始初露頭角的「〇五後」同事身上，能發現她們都有一種鮮明的生存特徵，我稱之為「財政分裂」，或者用她們的話說，叫「該省省，該花花」。

今年春季，內地電視頻道同期推出多套「年代感情劇」，故事都以上世紀後期為背景。例如《好好的時光》便以兩個重構家庭的連繫為主線，男女主角都是各有兒女的中年失婚人士，二人因緣再婚並合力撫養所有孩子，經歷磨合，最終奔向圓滿家庭。該劇溫馨細膩，但篇幅較冗贅，全劇四十集未必能夠吸引觀眾追看。另一齣《冬去春來》以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為背景，述說多位年輕人的奮發人生。主角們初期都以藝術事業為夢想，令我等文藝愛好者更感親切。

上周本欄提到的《黃河大合唱》，不少人即時想起已故指揮大師嚴良堃，他一生指揮超過一千場《黃河》，其中一場是一九八五年在紅磡香港體育館的千人《黃河》，成為我等集體回憶。

感謝中國交響樂團慨贈《千曲——嚴良堃誕辰百年紀念文集》（附圖），收錄二十三篇文章，其中談及《黃河》篇章不少，內容珍貴。有一章由嚴良堃三女兒嚴鎬撰寫的《黃河》各個版本的產生和流傳，參考性高。此外昔日共事的合唱資深成員李培智、李初建、左文龍等亦留下各自對大師的回憶，趣味盎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鬱金香節



近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迎來一年一度的鬱金香節。五顏六色的鬱金香在伊斯坦布爾多個公園綻放，吸引眾多遊客前來觀賞。

新華社



寰宇採聞
逢周一見報

曹妃甸「刷鳥」

行，一天下來，鴿只見到環頸鴿，鵝卻見到十來種，包括不常見的蠟鵝和半蹼鵝。鵝和鴿皆趕海為食，潮汐規律早已刻入基因。漲潮時，牠們飛往內塘鹽池；退潮了，牠們便飛到灘塗上，一眼望去，大大小小幾十隻，或走或站，似浮海而來的精靈，又像守着海灘的衛士。

鵝和鴿同屬一目，都有着細長的腿，混在一起，遠觀難以分辨。從望眼鏡裏細看，方見鴿之喙短而厚，鵝之喙細且長，有的還長成反着的勺子模樣，是為「反嘴鵝」。喙的差異造

就了鵝和鴿不同的取食方式。鴿的眼睛大，發現食物後，快速奔跑過去啄；鵝則不然，或站立或踱步，長嘴探入灘塗之中挖掘食物，比跑來跑去的鴿多了幾分氣定神閒。

漢字裏有不少鳥偏旁的生僻字，鴿和鵝皆在其中。於我而言，「鴿」這個字，是為觀鳥專門認的。「鵝」則早從《鵝蚌相爭》的小學課文裏學會了。這則寓言沒說明那隻被蚌殼夾住了嘴的是哪種鵝，鵝的形象卻深入我心。來曹妃甸的路上，不免抱了親見鵝蚌相爭的奢望。回家整理照片還

真發現了類似場面：一隻白腰杓鷗昂首而立，長喙剛從泥中拔出，還在滴水，前端端住了一隻小小的螃蟹。螃蟹八爪盡張，雙螯並舉，回天乏術卻仍在作最後的抵抗。得勝的鷗則圓目滿睜，盡是美食到手的歡喜。鵝「蟹」相爭，「攝者」得利，可謂此行最大的收穫。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該省省，該花花」

因為她們清醒地意識到，除了她們熱愛的東西，沒有任何人、任何商家可以從她們這裏多賺一分錢。而她們願意為自己真實的熱愛「揮金如土」，是因為那些瞬間提供的「情緒價值」，是她們在鋼鐵森林裏賴以生存的氧氣。

這不是貧窮，也不是吝嗇，是一種選擇。她們拒絕支付任何形式的「懶惰稅」或「智商稅」。在那些瑣碎的App跳轉中，她們奪回的是對生活細節的掌控權。她們縮減了所有非必要的開支，將所有省下來的「能量」精準地傾注在能讓自己臉上泛起彩色笑

容的地方。看着她們在辦公室裏一邊熟練地湊單買奶茶，一邊興致勃勃地討論下次旅行的機票。在紛繁複雜的現實裏，精確地放棄那些無謂的損耗，然後心安理得地為那一抹快樂「揮霍」。

這種清醒，其實比單純的節儉或奢侈都要難得多。

容的地方。

看着她們在辦公室裏一邊熟練地湊單買奶茶，一邊興致勃勃地討論下次旅行的機票。在紛繁複雜的現實裏，精確地放棄那些無謂的損耗，然後心安理得地為那一抹快樂「揮霍」。

這種清醒，其實比單純的節儉或奢侈都要難得多。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冬去春來》

「冬去春來」既是劇中北京其中一條胡同的舊式旅館名稱，亦寓意劇中人經歷寒冬而等待新春到來。主人翁是渴望成為電影編劇的徐勝利和熱愛演唱民族歌曲的女生莊莊，還有豫劇中年演員郭宗寶、年輕女演員沈冉和畫家曹野，他們從外省來到北京追尋夢想，再加上原住北京的年輕樂手陶亮亮，各人在「冬去春來」旅店寄居，朝着夢想進發，途中遇到高低起落，互相扶持。

全劇前半部分講述各人的追夢過程，例如徐勝利從山東老家來到北京

首都電影製片廠，參加電影的幕後工作，其後有機會跟隨老編劇家學習。相關情節十分細緻，藝術與人生互有關聯。徐勝利與莊莊亦發展成愛侶，二人結伴同行。然而，各人的藝術旅程滿途荊棘，或是遇人不淑，最終沒有一人能夠達到目標。

各角色的藝術經歷，我都特別感興趣。不過全劇發展至後半部分，風格截然不同。角色們踏入千禧年之後各奔前程，劇情亦顯得散亂。徐勝利與莊莊轉變成服裝商人，向俄羅斯銷售國產品牌羽絨服，雖說同樣接受命

運挑戰，但是角色個性變化太大，不符初衷。故事轉轉發展至現代，各人從不同地域重返「冬去春來」旅店共聚，當中有角色已經英年早逝，甚至有角色未有交代去向，倒也配合全劇主旨：冬去春來，聚散有時。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從大師百歲文集說起

然。

序言由老中央樂團到改革後中國交響樂團擔任指揮的李心草執筆，深情回憶從雲南到北京習樂過程中與嚴老的樂緣：從如何首次走進中央樂團駐地聽嚴老排練莫扎特《安魂曲》，到三十多年後指揮同一曲紀念逝世一周年的恩師。

筆者多次到和平里八區向嚴老請教中央樂團史，他不但來者不拒，有一次筆者獲款待以刀叉品嘗牛扒。更



有一次在後院目睹嚴老練劍。那一招單腿站立朝天舉劍，真是令人難忘。

嚴老是一位長情的藝術大師，多年來稱費明儀老師為「學妹」（兩人同為南京國立音樂院校友），也擔任明儀合唱團名譽音樂總監，多次南下指揮。他偶爾以廣東話對談，那是他解放前在香港

小住兩年學得的。

大概不太多人知道的是，嚴老是香港中樂團樂器改革的重要推手。據樂改工程師阮仕春回憶，嚴老與當代

作曲家彭修文以國務院樂改專家組主要成員身份，成功舉薦阮仕春成為唯一境外成員。一九九六年彭修文作為候任音樂總監離世，翌年初替補指揮的，正是嚴良堃。

嚴老曾贈阮仕春墨寶「操千曲而後識音、觀千劍而後識器」。筆者補編《弦起》一書，就以全版收錄，立此存照。



樂問集
周光蔭
逢周一見報

倫敦的衣食

三月到倫敦前，聽說那裏今年元旦後連下了六七十天的雨。有經驗的同事說，雨傘因為風大撐不住，最好準備一件結實的雨衣。我來不及購買，最後打包了一件防水厚風衣了事。不料這次出差倫敦幾天，天氣方面運氣很好，風衣沒用上。倫敦的上班通勤族穿風衣的不少。年輕女性出行還有穿毛皮短裝外套配緊身褲的，裙裝的不多。男士穿西裝的比美國人多，不過也有比較隨便地穿着羽絨服或其他厚外套的，並不都很時尚。

出差倫敦六天，每天都在外面奔波，吃飯方面沒法太講究。一般一天吃一頓正經熱食，多半在酒店附近的中餐館或韓國餐館吃湯麵、拌飯或者湯鍋，保證有蔬菜、蛋白質和主食也就是了。倒是每天光顧附近的Sainsbury's超市，購買包含三文治、水果、橙汁的套餐。內行告訴我，這家在英國算中檔超

市，平價的奧樂齊（Aldi）等是德國連鎖超市，更高檔的還有Waitrose。英國的傳統食物諸如炸魚和薯條（fish and chips），英式早餐及下午茶以前都嘗試過，這次沒有品嘗。

從超市三文治的味道來判斷，英國本土吃食調味「謹慎」，佐料放得少，菜品以碎塊和糊糊居多，如土豆泥、咖喱，有點單調。幸而現在各國料理在倫敦餐館都有供應，儘管價格偏高，至少能給食客帶來更多驚喜。另外，水果多半進口，個人感覺比美國超市的同類產品味道好。而且，即便是超市自製的甜品，如巧克力可頌等，也質量較高，並不齁甜。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